

書評

臺灣與中國《永樂大典》所收小學書輯佚研究評介

郭明芳*

一、前言

《永樂大典》(下或簡稱《大典》)為明初所修類書，約萬餘冊，嘉靖間又謄有副本。原本今已不知所踪，嘉靖副本後來移貯翰林院，清末以降，因人謀不臧與戰爭等因素，現僅存全書零頭，不足千冊，且分散各地，其中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最夥。至其價值，早在修《四庫》時已發現其輯佚價值。百餘年，對此書輯佚與研究多止於方志，其餘相關材料的輯佚或研究則缺焉。

今臺海兩岸各有一部以《永樂大典》小學類圖書輯佚為專題的研究成果出版，打破以方志為專題侷限。此二種著述為：(一)翁敏修《永樂大典所引小學書鉤沉》(臺北市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2015年2月)，(二)丁治民《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與研究》(北京市：商務印書館，2015年4月)。兩種著述的作者並未參考彼此研究成果，各擅勝場，惜未有評駁。筆者嘗試就所見，試作簡評，並附若干想法，而為本文，尚祈方家是正。

二、《永樂大典》輯佚價值與整理情形

《永樂大典》為明成祖朱棣(1360-1424)敕解縉(1369-1415)等編修的一部類書，初名《文獻大成》，後改今名。現所存的《大典》為嘉靖間所抄錄之副本，其原本則已不知所踪。副本後藏於皇史宬，清以後移貯翰林院，而漸有損亡。繆荃孫(1844-1919)嘗記清代翰林以夾帶《大典》方式偷出宮外的記錄。至清末《大典》僅餘五千餘冊。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，無意間引火燒毀貯於翰林院的《大典》殘餘¹，其殘存零冊或為聯軍兵士取走，流至國外，戰爭結束後，清算所餘僅數百冊矣。

關於《大典》研究並不多，蓋出於資料之故。《大典》典藏分散各地，使用不便。縱使早年兩岸分別影印，然均縮印，效果不佳；近年來亦有原大包背裝影印，可惜流通不廣。這些均在在影響著研究進展。臺北顧力仁的《永樂大典

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¹ 一般多認為《永樂大典》毀於八國聯軍之手，杜澤遜曾在〈四庫底本與永樂大典遭焚探秘〉(《中華讀書報》2003年2月26日)一文指出實際上是毀於義和團之手。近讀杜氏於〈翰林院及永樂大典似庫進呈本被毀的原始紀錄〉(將刊《國學茶座》第9輯，頁109-111，此見於《國學茶座》微信公眾號2016年1月17日發文)一文從新發現材料，認為毀於八國聯軍之手是可信的。

及其輯佚書研究》²，是較早針對輯佚問題的研究。本世紀初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(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)曾出版《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》³與《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⁴，基礎材料始備。大陸學者稍後則有《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》⁵、《永樂大典輯佚述稿》⁶諸書，對於《大典》研究正迎駕趕上。

至於實際從中輯佚者，則可遠至清代。《永樂大典》的價值之一在於輯佚。蓋《大典》編修時，從中抄錄許多古籍，這些古籍再經過若干歲月後已經未見於後世。因此《大典》所存的抄錄資料，正可作為輯佚古書的基礎。清修《四庫》時，即注意到並從《永樂大典》輯出若干已佚之圖書。朱筠(1729-1781)首先在〈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〉說：

臣在翰林，常翻閱前明《永樂大典》，其書編次少倫，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，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，輒具在焉。臣請勅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，分別繕寫，各自為書，以備著錄。⁷

又劉統勳(1698-1773)〈覆朱筠所陳採訪遺書意見折〉稱：

該學政又稱，前明《永樂大典》，其書雖少次倫，然古書之全者具在，請擇取其中若干部，分別繕寫，各自為書，以備著錄等語。查《永樂大典》一書，系明永樂初年所輯，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，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冊，最稱浩博，舊存皇史宬，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，烏貯既久，卷冊又多，即官隸翰林者，不得遍行檢閱。……臣等因派員前往庫內，逐一檢查。據稱此書移貯之初，本多缺失，現存庫者，共九千餘本，較原目數已懸殊。……其中凡現在流傳已少，不恆經見之書，於各卷中，互相檢勘，有足裨補缺遺，津逮後學者，亦間有之。⁸

當年所存《大典》已不足萬冊，四庫館所作的輯佚工作並不能算是完全，蓋當時輯佚工作並未全面式的搜索進行。至今《大典》所存雖鳳毛麟角，但仍能從中進行輯佚工作，沈津(1945-)曾在〈哈佛燕京藏的兩本永樂大典〉⁹一

² 見顧力仁著《永樂大典及其輯佚書研究》(臺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年)。

³ 見張昇編《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》(北京市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5年)。

⁴ 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《永樂大典編纂600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(北京市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3年)。

⁵ 見張昇著《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》(北京市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0年)。

⁶ 見史廣超著《永樂大典輯佚述稿》(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)。

⁷ 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7月)，頁21。

⁸ 見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，頁53。

⁹ 見氏著《書林物語》(上海市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1年7月)，頁19-29。

文中談到：

卷七千七百五十六至七千七百五十七為十九庚韻，全為「形」字（最後一葉為「俐」字）。此本有四庫館臣飭鈔之剩錄單，由纂修官莊承籤簽出，可證乾隆間編纂《四庫全書》時曾提用者。剩錄單有「纂修官莊陝簽出第七千七百五十六、五十七卷內《采真集》、韓流《澗泉日記》、王融《新對》、《燕語考異》、《古今事通》、《江淮異人錄》、《燈下閒談》、《三境圖論》、《尚意譬喻論策》、《敬齋泛說》、《續後漢書》、汪藻《浮溪集》、馬明叟《實賓錄》、《劉文貞公集》、《鄭氏譚綺》、《唐繪》、姬知常《雲山集》、《僧文珣集》。共書拾玖種，計貳拾玖條。乾隆三十八年月日發寫剩錄。」又書後附葉署有「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、學士臣胡正蒙、分校官編修臣呂旻、書寫儒士臣吳一鸞、圈點監生臣徐克和、臣歐陽卿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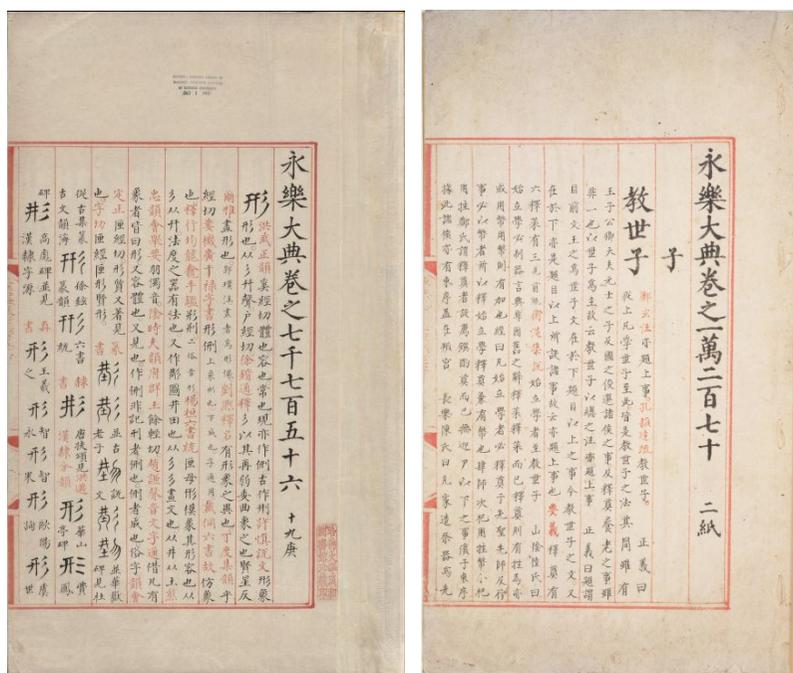
「形」字卷內將自古以來古籍中於「形」之哲學與物理，收羅殆盡。其輯佚各書，如《灌畦暇語》、《江州志》、《南康志》、《燕語考異》、《玉融新對》、《有官龜鑒》、《蕭了真集》、《李方叔文集》、《群書足用》、《江淮異人錄》、《內翰談苑》、《三境圖論》、《史樂書》、《經學明訓》、《唐繪》、《四書章圖》、《僧文珣集》、《太玄寶典》、姬知常《雲山集》、吳筠《步虛詞》、陳纂《葆光錄》、唐柳常侍《言旨》、宋薛季宣《浪語集》等，恐是今已湮沒之典籍。

有關《永樂大典》輯佚工作至今多在方志研究上，從早年張國淦(1876-1959)輯有其中方志之作¹⁰，近年始又有與安徽與湖南兩省方志有關的輯佚與論著出版。¹¹當然除方志輯佚外，上有其他學科可資利用，可惜並未有太多的關注，例如說最近美國杭廷頓圖書館所發現的《大典》即有許多屬於經學的材料。

¹⁰ 見張國淦著，杜春和整理《張國淦文集四編·永樂大典方志輯本》(北京市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6年)。

¹¹ 以筆者所知有：

1. 馬蓉等點校《永樂大典方志輯佚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)。
2. 蒲霞著《永樂大典徽州方志研究》(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)。
3. 蒲霞著《永樂大典安徽江北方志研究》(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)。
4. 周方高著《永樂大典本南宋至明初湖南佚志輯校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)。



美國哈佛燕京館(左)、杭廷頓館(右)藏本書影

三、兩部專著研究緣起與過程

近有兩部有關《永樂大典》小學書輯佚的專著，其出版時間相近，研究者亦屬青年學者而分屬兩岸，正可看出兩岸學者在這方面研究情形。現就兩書研究與出版過程簡要敘述如次：

(一)翁敏修《永樂大典所引小學書鉤沉》

翁著主要是其取得博士學位後，相關研究的第一部專著。作者翁敏修(1974-)，臺灣嘉義縣人。東吳大學中文博士，師事許綫輝，研究專長在《說文》校勘與文獻學，發表有論文多篇，現執教雲林科技大學漢學研究所。

翁氏關注《永樂大典》小學類書，蓋由於撰寫博士論文期間，為查檢相關《說文》校勘材料中，發現收於《大典》中諸多被視為已佚字書與韻書，而有進一步了解這些字書或韻書想法。因此，開展進一步探就。在研究過程中，亦獲得國科會(今科技部)專題計劃補助；而若干篇章並發表於島內的《書目季刊》、《漢學研究集刊》等刊物¹²。

¹² 以筆者所知有：

1. 〈永樂大典所引字書鉤沉--字濬博義〉，《漢學研究集刊》11，頁129-158，2012年2月。
2. 〈永樂大典元代小學類典籍鉤沉〉，《書目季刊》45：4，頁77-91，2012年3月。

本書在上述機緣下得以出版。於出版之時，作者並非將所有文章匯而輯之，於已刊文章進行修正，亦可見作者認真負責態度。本書除〈緒論〉、〈結論〉外，共分兩部分，一為字書勾沉，二為韻書勾沉，凡所討論字書、韻書各六種。每種皆為獨立小節，先討論該書在歷來著錄與亡佚情形，再通過各種考證，以明該書大略。最後則是鋪陳所輯佚文。佚文查檢主要以《大典》為主，並就其他材料再查檢，所收自然為多；其編排亦儘量回復原書卷次，如按韻編排。書後則附錄《永樂大典》所引小學書材料來源與相關小學書一覽並書影。

(二)丁治民《永樂大典小學書輯佚與研究》

無獨有偶地，對岸丁治民於同時間亦有相關研究出版。作者丁治民(1969-)，江蘇省東台縣人。南京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，師事魯國堯，研究專長在漢語史，發表有論文多篇，現執教溫州大學人文學院，碩士生導師，人文學院院長。著有《唐遼宋金北京地區韻部演變研究》(2006年，黃山書社)，點校有《劉勰集》(2006年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，《溫州文獻叢書》)，並有若干論文發表。

作者專研漢語音史，接觸《大典》最早溯及 2000 年，可惜並未加深究。直到 2005 年無意間翻讀，發現有一些未曾知曉的小學書名，遂開啟進一步探就。2008 年將其中有關〈顧野王玉篇孫強增字本考〉發表以來，研究逐漸加深，而有本書誕生。

丁氏本書亦曾獲得中國「博士後科學基金課題」(2007)，若干考辯文章亦曾發表於大陸期刊¹³。本書編排有別於翁書，分上下二編。上編主要以輯佚為

3. 〈永樂大典所引二十體篆研究〉，《漢學研究集刊》16，頁 89-116，2013 年 6 月。
¹³ 以筆者所知有：

1. 〈敦煌殘卷時要字樣考述〉，《文獻》2004 年 1 期，頁 68-74，2004 年 3 月。
2. 〈漢隸分韻成書時代及作者考〉，《中國語文》2007 年 6 期(總 321 期)，頁 549-553，2007 年 6 月。
3. 〈趙謙聲音文字通卷數及性質考辨〉，《浙江大學學報》38 卷 1 期，頁 167-172，2008 年 1 月。
4. 〈孫吾與及其所著韻書考〉，《溫州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1 卷 5 期，頁 66-70，2008 年 9 月。
5. 〈從韻會定正論洪武正韻的得與失〉，《語言科學》8 卷 6 期，頁 648-359，2009 年 11 月。
6. 〈永樂大典所引孫緬唐韻輯考--兼論大宋重修廣韻所据孫緬唐韻的寫本〉，《語言研究》30 卷 2 期，頁 33-37，2010 年 4 月
7. 〈廣韻所引玉篇輯考〉，《語言學論叢》43，頁 327-337，2011 年 9 月。
8. 〈八十韻本洪武正韻的校本考〉，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9-10，頁 448-455，2012 年 3 月。
9. 〈宛委別藏本集篆古文韻海為刪節本考〉，《民俗典籍文字研究》10，頁 46-65，2012

主，不分字書、韻書，共輯有廿五種。其所輯佚文，僅按《永樂大典》卷數排列，如此的輯佚工作算是最基礎的剪刀糰糊。在此需附帶一提的是，丁氏《集篆古文韻海校補》除據《永樂大典》殘卷外，尚有《老子》古碑文、《集韻》等書進行校補，而此在本書並未反映。下編為〈問學〉，主要是以考據《大典》所收字書韻書，所收有一十三篇。此十三篇並非對前述各佚文書籍皆有論及，是為美中不足處。雖說如此，亦有可觀者，如對《大典》所收陸法言《切韻》、孫緬《唐韻》、八十韻本《洪武正韻》諸書版本與現行所見者不同，皆有所考察。對於上數諸書在流傳過程中增刪情形，提供讀者另一扇材料再進行深究。

四、兩者研究與輯佚成果的比較

兩書出版僅差一月有餘，應是在各自努力下所獲研究成果。筆者初為比較二書在輯佚上的成果如下：

(一)從所輯佚之書數量看

二書同以輯佚《永樂大典》所收小學書為主題，於撰寫上亦有不同。翁書粗分文字、音韻兩大類，各類再以書為單元，每種書以輯佚成果在先，歷來著錄與考證在後，共收十三種；綱舉目張，讀者可一併瞭解某書與其輯佚情形。案，實際上《韻會訂正》與《韻會訂正字》當為二種，共十三種。

丁書內容則拆分兩部，一為輯佚成果，共有廿五種書，較翁書為多，然亦有翁有丁無者；二為考證，考證部分並非如翁書一般每書均有，僅十三書矣(占全書之半)。又丁書將輯佚與考證拆分為二，未能成一體系，再者讀者翻閱頗為不便。

(二)從輯佚各書內容條數看

以輯佚諸書言，丁所輯為多，然各書輯佚條數而言，翁輯不止於《永樂大典》，尚有他材料，故得較丁為多。筆者將二書所輯之書與條數，整理為下表：

書名	翁輯條數	丁輯條數
二十體篆	篆形 16 種，字體 33 個	15 條
廣干祿字書	70 條	
存古正字	22 條	22 條
六書類釋	38 條	26 條
說文續釋	9 條	
字濳博義	384 條	383 條

年 12 月。

10.〈集篆古文韻海校補舉例〉，《溫州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26 卷 1 期，頁 64-70，2013 年 1 月。

11.《集篆古文韻海校補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13 年)。

精明韻	10 條	10 條
五書韻總	42 條	
經史字源韻類	11 條	10 條
正字韻綱	32 卷	32 條
韻會訂正	78 條	325 條
韻會訂正字切	324 條	
玉篇(上元本)		429 條
陸法言廣韻		346 條
孫愐唐韻		49 條
孫氏字說		28 條
五十先生韻寶		5 條
廣韻總		1 條
王柏正始音		8 條
李肩吾字通		13 條
趙謙聲音文字通		328 條
集篆古文韻海		348 條
學書韻總		42 條
韻選		1 條
漢隸分韻		100 條
隸韻		1 條
草書集韻		293 條
通鑑源委		29 種
洪武正韻		420 條

表一 兩家輯佚條數表

以上所輯各書，總 29 種，翁輯 12 種，丁輯 25 種，丁氏所輯種數較多。尤可貴者，丁輯諸書中能夠考辯與現行版本不同，可能是另有他版，而今併立者，如陸法言《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、《洪武正韻》等書與現行本有所不等同。

另一方面，翁所輯之質量則高於丁。雖說兩書以《永樂大典》為主，但從輯佚角度看，如能輯得較多材料，對於僅存鳳毛麟角的圖書，吾人更能了解其內容。因此，雖以某書為中心，但如能再深入查找，則更佳。翁輯諸條不以《大典》為主，尚有參酌同類書，披沙揀金，故佚文數量能夠多於丁。而此對於恢復某書原貌來說，幫助較大。

另外，對於未能影印的《大典》，翁亦能透過網路檢索，增加佚文數量。此類尚未影印者，如翁書中提及前所說的杭廷頓圖書館新發現的《永樂大典》¹⁴。又再舉一實際例子說明，兩書皆有輯得《韻會訂正》與《韻會訂正字切》二書，然翁共輯有 400 餘條，丁僅 325 條。進一步查檢二人所輯發現，翁尚有利

¹⁴ 此冊屬於禮學材料為多，於小學無涉，故未見輯有相關材料。

用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卷 7756「形」字卷¹⁵內容，丁則失收。按，此類於網上公開材料，大陸或囿於管制，無法瀏覽。

(三)對所輯佚文處理

輯佚工作並非僅僅從某書檢得若干條佚文並依樣排列即已足。蓋輯佚工作最終目的還是在於恢復已佚古書面貌。換句話說，除了檢出某書所收佚文外，還要根據各種材料，如前人書目、藏書志等進行考訂，將佚文整理編排，盡可能地回復原書規模。

筆者在此仍以《韻會訂正》與《韻會訂正字切》二書為例說明。丁書(頁 140-163)所輯仍按照《永樂大典》卷數編排；而翁書(頁 120-141)則據《國史經籍志》、《讀書敏求記》等書記載，依韻編排，釐為四卷。

又如能從他書輯得序跋，亦當附之。例如說《存古正字》一書，翁書能將吳澄集中序文查檢錄出，自然較丁書為優。

(四)評鶩考證各書

二書於考辨《大典》所收小學書，翁顯略勝一籌。例如說《韻會訂正》與《韻會訂正字切》，本為二書，翁氏自能分開輯錄。案，該書於《永樂大典》中亦分別著錄，足證為二書非一書明矣。

而翁、丁二氏於考辨上各有優點。翁書能就所輯之佚文分別考訂，對讀者而言，可說為對每部書的解題；丁書則就課題選題，對若干書進行深度考察，其間雖有未能全部考辨者，但別出新意，於研究上不無助益，如〈新發現的切韻韻書〉陸法言《切韻》與孫緬《唐韻》兩篇、〈八十韻本洪武正韻校正本考〉等篇。

結語

兩書在各自努力終得成書，然成果的精粗詳略不同，或可見彼此學養、兩岸學術環境差異等因素。但可肯定的是，二書的出版，對《永樂大典》輯佚開啟新的一頁，即從方志而至於小學類。魯國堯先生在丁書〈序〉末言，丁書的出版，「必將帶起後續的補充型、拓展型、爭鳴型的研究論著，不斷湧現。謂予不信，拭目以待」，是不錯的。而今日藏於各地的殘叢《永樂大典》，或已影印，或已公開，便於研究甚大。此對於《永樂大典》研究當可再開拓新的領域，小學類是一種，經學、史學，文學等亦無不可。

¹⁵ 見哈佛大學圖書館網站檢索，網址：
<http://pds.lib.harvard.edu/pds/view/14922256?n=1&imagesize=1200&jp2Res=.125&printThumbnails=no>